



澳門世界遺產《鄭家大屋》（局部），始建於1888年，梁藍波攝，2018年

# 媒體視域中的晚清澳門社會生活

## ——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的探討

侯傑\* 李文璐\*\*

**摘要** 晚清時期，在上海的《點石齋畫報》中記述和報導了澳門的社會新聞，從多個角度呈現出這一中西文化並存、傳統和現代兼備的國際化都市的風情，以圖文互動的方式，再現了複雜多樣的社會生活樣貌。其中也夾雜了很多編者的觀念，影響和引領讀者解讀著一幕幕市井圖。這一切都構成解析晚清時期澳門社會生活的重要文本。透過這些文本可以探究視覺文本背後的文化、歷史內涵。

**關鍵詞** 《點石齋畫報》；晚清；澳門；社會；生活

### 一、《點石齋畫報》與澳門

《點石齋畫報》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份畫報，為連史紙，石印，旬刊，每月上中下旬各出1期。每期凡8幀，隨《申報》附送，不另收費；若單獨零售，則售洋5分。該畫報創刊於光緒十年（1884）四月十四日，發行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秋，共出版6集 44 冊 528 期，刊行圖畫 4600餘幅（依據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本）。因由點石齋石印書局印刷，故得名《點石齋畫報》。該畫報由英國寓滬商人美查創辦，主要畫師為吳友如、金桂（蟾香）、張志瀛、田英（子琳）、賈醒卿、何元俊、馬子明、符節（良心）、朱儒賢等人，多為個中翹

楚。該畫報因專門“選擇新聞中可嘉可驚之事，繪製成圖，並附事略”，比較貼近生活，及時報導社會熱點，揭露朝廷腐敗，控訴列強侵略，展示民俗奇聞等，生動地展現了晚清時期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思想脈動和社會變化，因此備受時人關注，也為學者研究提供了眾多素材。

《點石齋畫報》的辦刊宗旨是“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而茗餘酒後展卷玩賞”<sup>1</sup>，因此該畫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晚清時期報紙的地域局限性，廣泛搜羅中外各報刊載的奇聞異事，以圖畫、題跋、印章等方式加以呈現。其中也不乏對澳門社會發展、日常生活的報導和描繪。

澳門自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開始被葡萄牙人租借，直至清德宗光緒十三年（1887）葡萄牙政府與清朝政府簽訂了有效期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後，澳門成為葡萄牙“永駐

\*侯傑，南開大學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文璐，西北師範大學知行學院教師。

## 歷史研究

管理”之地，也是歐洲國家在東亞地區的第一塊領地。不僅如此，在閉關鎖國的專制時期，澳門曾是中國與東西方國家進行宗教、文化交流的重鎮，經受了歐風美雨的洗禮。因其特殊的歷史、文化地位，晚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生活、民俗風貌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在《點石齋畫報》中，共記載了13個晚清時期有關澳門社會生活的故事。受媒體屬性的制約，這些故事均帶有某些奇聞異事的色彩。它們分別是：“擇配奇聞”“圍稅新章”“心中有妓”“棄妻虐妾”“古鼎躍水”“蘭因猝合”“貓不敵鼠”“能通豕語”“悖入悖出”“因夢成名”“騙子被騙”“龍見”“醉舞墜樓”。這些關於澳門的故事雖然有些獵奇的痕跡，但主題十分廣泛、內容詳實生動，可以從不同層面揭示出澳門從傳統到現代、中西文化並存等社會文化特質，反映出晚清時期澳門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內地與澳門文化傳承上的一致性。

本文即以《點石齋畫報》中披露的澳門新聞為中心，對晚清時期澳門社會的中西文化並存、傳統社會文化及其生活變遷、社會問題等進行初步探索。

### 二、西方文化浸染的澳門

晚清時期，基於中西文化並存的時代特點，社會文化變遷首先發生於那些和西方接觸較多的城市。葡萄牙殖民管治下的澳門較長時間經歷了西方的衝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公共生活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受近代西方社會管理制度的影響，澳門的城市管理，特別是城市公共衛生治理較早採取了西方的某些管理措施，城市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公共衛生管理方面，相對於同一時期的內地其他城市而言，澳門創辦了公共衛生機構，制定了相關法規條例，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據《點石齋畫報》中的“圍稅新章”披露：

近日葡人在澳門地面，創立大便公鈔，列廁於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賜顧者，每人須納一文錢，否則以閉門羹相待。蓋洋場素禁二便，故得借此以遂苛斂。相聞前月下

旬，由葡署議定，將次舉行。<sup>2</sup>

顯然，在葡萄牙殖民政府剛剛於澳門街市繁華之處建立公共廁所、派人看守、收取稅收的時候，《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就予以關注，並發表了評論。報人的關注焦點是：但凡如廁者，須繳納一文錢，否則不得入內。這讓他們不禁聯想到南宋時期，橫徵暴斂，名目繁多，以至於“民間糞船插萬壽宮小黃旗”。報人們覺得“此極言民病於稅，未必稅果及此也”，站在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立場上，提出不同的意見，表達不同的訴求。至於晚清時期澳葡殖民政府也在人們如廁的問題上開動腦筋，必然會受到《點石齋畫報》報人們的反對，同時引發思考。他們開誠佈公地評論道：“生財有道，逐臭奚辭。計臣之計，亦云工矣！然而有錢則便，無錢則不便。天下事大抵然耳，於葡政乎何尤？”<sup>3</sup>報人們先是頗為清高地斥責了逐利者不會放過逐臭各事項的行徑，接著對葡萄牙殖民政府允許設立收費廁所、進行“分肥”的舉措，予以同情之理解，還一語雙關地指出有錢則便，無錢則不便，天下事大體上都是遵循這樣的通則，引發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深度思考。

然而，晚清時期澳葡殖民政府對澳門公共衛生的管理，可謂集中體現在“收費廁所”的設立上。澳門土地面積小，人口稠密，但流動人口相對較多。如何解決如廁問題，保持公共衛生環境的整潔，顯得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這也牽扯出廁所、公共廁所在澳門出現等一系列問題。在澳門，私人廁所應該出現得很早。而公共廁所，據史料記載，應始於光緒十四年（1888）底。它的出現，在城市治理中雖然只是一個細小的舉動，但卻是西方城市管理理念進入澳門乃至中國社會的一件大事。

實事求是地說，晚清時期的中國社會還未設立公廁這樣的城市公共衛生設施。甚至在明清時期的首都北京，人們也很難解決如廁的問題，因為有“京師無廁”的說法。多少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內急的時候，往往選擇在隱蔽僻靜之處隨地便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市管理上存在的問題。縱然表面上街市繁華，人聲鼎沸，背後卻隱藏著公共設施匱

乏、城市管理落後等頑疾。澳葡殖民政府允許建設收費廁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公共環境，改變了人們隨地大小便的習慣。因此，設立收費廁所就顯得十分必要。

晚清時期，澳門出現的這種收費廁所，在中國是否為最早設立的有明確收費制度和管理規定的公共廁所，尚須進一步考證。但在街市繁華之處設立收費廁所，澳門應該是走在中國其他城市的前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公共衛生環境，提升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公共清潔意識。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與西方列強交往的過程中，澳門一直首當其衝，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受到西方的影響，在很多方面與世界同步。

《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縱然對於澳葡殖民政府在澳門允許建立收費廁所、靠著糞便之臭發財，感到不可思議，甚至持鄙夷的態度，但還是以近代新式傳媒為載體，為內地讀者和中國社會了解澳門城市新發展打開了一扇窗，達到了傳播新知的目的。

《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還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傳播現代新觀念的媒介。在該畫報中，“擇配奇聞”反映的是有人在澳門的報刊媒體上刊登了一則徵婚廣告，自稱家境殷實，條件優越，欲求一位年輕貌美、能歌善舞的女士為妻。果然有一西方女子毛遂自薦，甘願許配：

有遮譬阿粒幼者，登一告白於澳門報，云：“僕行年四十，豐於財，現仍幹辦公事。性情和藹，容貌歡欣。今欲娶妻，必須名門之女，髫齡性敏，美姿容，且能彈琴跳舞者。如願許配，請由驛務局示訂。”越日，即有西女遮爹斯者，出而自薦；持回信一函，囑報館主筆代寄焉。<sup>4</sup>

按照中國文化傳統，婚姻自古以來似乎都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晚清時期也不例外。作為中國傳統婚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基本常識。可是竟然有人在澳門不僅登報徵婚，居然還獲得了成功，這在《點石齋畫報》報人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眼裡實為新奇。報人

不僅表現出極大的驚愕，也提出強烈的質疑：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在中國，則重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可造次苟合也。西人不然……以昏（婚）姻大事，竟同買賣招徠，濫登告白。奇矣！而願為之婦者，亦但憑一紙報章，率行承攬。則更奇！至若自炫其富，自表其情，自矜其貌，種種措辭，固已奇不勝奇；而莫奇於選格苛求，兼及跳舞。此豈名門淑女所擅長哉？抑彼國所謂大家閨範者，固非四德所能該歟！[惠我好音]<sup>5</sup>

首先，報人毫不諱言中西方在婚姻觀念和習俗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卻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尺規，捍衛中國傳統婚姻觀念。他們旗幟鮮明地指責西方人對婚姻大事的不當行為，“自炫其富，自表其情，自矜其貌”，“竟同買賣招徠”；而澳門的報刊媒體過於隨意，公開刊登徵婚廣告，讓這些徵婚人隨心所欲地“選格苛求，兼及跳舞”。報人不禁反問道：“此豈名門淑女所擅長哉？抑彼國所謂大家閨範者，固非四德所能該歟！”進而重申中國傳統社會婚姻制度及其觀念的價值。

長期以來，中國的男男女女都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締結婚姻的。“婚必媒”的傳統由來已久。“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傳統思想觀念更進一步導致中國女性沒有資格與男性論平等，既被剝奪了政治地位，亦喪失了經濟地位，婚姻更不可自主，沒有發言權，完全聽命於父母、媒人的安排，並在婚姻家庭中處於依附、受支配的地位。這與西方社會尊重人權，追求婚戀自由形成強烈反差。在西方社會文化中，自文藝復興以來，女性的各項權力不斷受到尊重，人格的獨立、自尊在持續的抗爭中逐漸得到維護。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使得許多中國傳統思想觀念遭受衝擊，特別是在與西方文化接觸較多的澳門。尋找配偶的方式不再像中國傳統社會那樣單一、刻板，部分人士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意願，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才會有報刊媒體登報告白、自願選擇符合自己條件配偶的奇聞。然而，在身處內地的《點石齋畫報》報人看來，

## 歷史研究

這種行為本身不僅是觸犯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倫理道德規範，而且有傷風化，離開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無異於招攬生意，像是做買賣。男方不懂禮數、不知廉恥，公然在報刊媒體上尋求配偶，自表其情，已經夠奇怪的了，可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竟然還有西方女子在未告知家人的情況下，僅憑一紙徵婚廣告，就要許配給這樣的男子！最後，報人還特別強調，葡萄牙乃至西方社會的大家閨範，不是遵守“三從四德”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規範。言外之意，若遵守的話，決不允許女性又跳又唱，自主婚事。由此可見，晚清時期西方人的各種生活觀念及其方式，已經逐漸進入澳門居民的視野，婚戀這種幾千年根深蒂固的人倫大事也將悄然轉變。可見西方思想觀念影響之深、傳播之廣。這自然是身處上海的《點石齋畫報》報人所不能理解與苟同的。

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報人在對此事件批判、抨擊和質疑之餘，最後竟以“惠我好音”收尾。這看似有些矛盾的做法背後，卻反映了《點石齋畫報》報人開放的心態：一方面遵守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並以此為標準，批判不符合甚至與之相反的事物；另一方面對新鮮事物和現代文化觀念持包容的態度，以便給中國社會文化帶來好的聲音。

### 三、傳統文化觀念審視下的澳門生活

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倫理道德，特別是在古代社會，倫理道德發揮著勸懲教化等重要作用，嚴格地約束著人們的言行舉止，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君臣、父子、夫妻、長幼、朋友間都始終貫穿著森嚴、複雜的綱常戒律，以維持文明和諧的社會秩序。而“仁”、“恕”、“忠”、“孝”、“誠”、“信”、“禮”、“義”、“廉”、“恥”等品質更是中華民族世代相承的倫理道德基礎。作為近代中國最早、影響最大的時事畫報，《點石齋畫報》向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展示的大千世界，猶如日常生活的萬花筒，在中國社會倫理

道德的觀察和審視下，晚清時期澳門社會的倫理道德缺失被集中顯現出來了。

在“心中有妓”中，《點石齋畫報》的報人講述了一個和尚在澳門招妓侑酒之事：

澳門天主街某客棧，寓一僧，饒於（有）財，日招妓侑酒。棧主乘間諷以言，答曰：“吾目中有妓，而心中無妓，侑酒何害也？”<sup>6</sup>

面對客棧主人的譏諷，這位和尚不以為然，辯稱自己雖然目中有妓，但是心中無妓，邀請妓女陪酒助興不算罪過，公然違反出家人應當遵守的佛教戒律。

面對和尚招妓侑酒、不聽客棧主人勸告的胡亂作為，《點石齋畫報》的報人評價道：

按“心中無妓”一語，真是大言欺人。古來賢人君子，猶自知不能無想像，故以克復為修省工夫，而淫禿反藉此以大（文）過。試問心中之有妓無妓，誰見之，而誰知之？果其心中精微潔淨，翳障全空，則設色相於目前，亦屬多事；且其所飲者酒，所嚼者肉，亦可謂為吾口中有酒肉，吾腹中無酒肉乎？只此好為大言，便宜送官掌嘴。<sup>7</sup>

在報人看來，一邊招妓侑酒，一邊辯稱自己心中無妓，本就是天大的笑話，接著將其與古來聖賢者進行對比，貶損和尚為“淫禿”。以思辨邏輯來進一步論證和尚所言的荒謬，貼上“和尚胡亂”的標貼，建議將他交到官府去接受掌嘴的處罰。

《大學》有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國傳統道德觀講究悖入悖出、因果報應，天理迴圈，很多事情的前因後果都是有聯繫的。《點石齋畫報》中的“悖入悖出”就很好地詮釋了這樣的道理：

粵東闖姓彩票，雖經額玉如廉訪出示嚴禁，而私售者仍屬不免。某日，有香山某鄉人由澳門購票而回，路經前山，被無賴甲、乙兩人要之於路，冒稱兵役，搜獲票據，百端恐嚇。旁有一人佯為緩頰，鄉人無奈，任其搜括一空而去。迨後查知，截獲之票竟中

頭彩，得銀一千一百枚，三人遂均勻分取。頃刻間，鮮衣華服，擺尾搖頭，居然作閩老官模樣。於是眠花宿柳，喝雉呼盧，肆意胡行，無所不至。曾不旬日，揮霍已盡。<sup>8</sup>

這則故事反映了晚清時期廣東地區盛行闖姓彩票，雖經政府嚴厲禁止，但是仍有私售者，足見賭盛，而澳門更不能例外。廣東香山縣（今為中山縣）某個鄉下人由澳門購得彩票後返回鄉裡，風很路上遭到兩個無賴的阻截、搜身、百端恐嚇，並在另外一個無賴的幫腔下，慘遭掠奪，彩票和其他物品全被洗劫一空。後來得知鄉下人購買的彩票中了頭彩之後，三個無賴把所有的獎金均分了，馬上就變成了富家翁，過起了驕奢淫逸、無所不為的生活。就這樣，這筆不義之財來得快，去得更快，幾日的工夫，便被他們揮霍一空。對此，報人評論道：“可見世間不義之財，偶然得之，斷難久享。天理不甚昭昭哉！”而“光棍”則成為這些無賴的主體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悖入悖出”中，報人提到了澳門的“闖姓彩票”問題。即“某日，有香山某鄉人由澳門購票而回”。闖姓是清代民間彩票賭博的一種方式，始於嘉慶、道光年間的廣東、澳門、香港、上海、廣西等地。清朝是中國歷史上賭博最繁盛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禁賭較為嚴厲的朝代。在清朝政府的嚴厲督辦下，廣東地區禁賭也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隨著葡萄牙對澳門進行殖民管治的開始，肆無忌憚地支持和縱容澳門博彩業的興辦，以此提高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廣東的禁賭政策也恰好為澳門博彩業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賭資和賭徒。

由此可見，澳門的博彩業對周邊地區產生一定的影響，以至於鄉下人都不辭辛勞，前來試試運氣。不僅如此，還有一些不法之徒，鋌而走險，公然搶劫，使從澳門買得彩票的鄉下人既沒有滿足發財的慾望，還受到打劫的驚嚇。而博彩業主也是認票不認人，為掠得彩票的無賴兌換了現金，也讓他們風光了幾天。然而這三個無賴的無恥行徑，天理難容，使他們以“悖入悖出”的方式受到懲罰。而

這個“悖入悖出”，報人不僅是告誡所有無賴的，也是訓誡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不要有非分之想，更不能有非分之舉，否則的話，難逃這一定律，乃至更為嚴厲的鐵律的懲罰。從這一點來說，近代報刊媒體及其報人自我賦權，承擔起掌教化的職責。

同樣講述“悖入悖出”的道理，還有一則“騙子被騙”的故事，結局卻是以騙子之道還治騙子之身，還將騙子交予官府法辦：

澳門近有一種偽役，在江河之間，冒稱查稅，挨船搜索，訛攫銀錢，最為行旅之害。四月中旬，有楚商劉某販貨過此，舟泊江濱。突來壯役七八人，鐵索即當，手持簽票，口稱官命查抄私貨。入舟搜檢，見銀錢皆取之，以充飯食。值劉病臥，其夥攔阻不及，資斧被攫殆盡，不覺垂淚。劉性頗黠，徐起見之，笑曰：“毋作婦人態。從來悖入者，亦悖出。彼將十倍償我，無憂也。”是時，同泊之舟，無一免者，人皆切齒。劉於是擇舟子之強有力者十餘人，飾以僕從之服；己則冠水晶頂，造作令箭，急易快船尾追之。俟其攜掠滿載，忽繞出其前，使僕截擒，即以其鐵索鎖之。謂曰：“本廳奉軍門令箭，查拿偽役抄搶案，送省梟示。”先起其贓，得銀錢數千，運入己舟。乃將偽役交駟（驛）卒看守，遂揚帆而去。與舟子分其贓，無不歡呼痛快。<sup>9</sup>

“偽役”是晚清時期在澳門地區出現的一種犯罪集團。他們主要是針對江河之上來往船隻，偽裝成官府稽查人員，冒稱查稅，公開勒索。途經此地的湖北商人劉某亦未能倖免，銀錢財物被搜刮一空。但是劉某生性狡黠，從同樣遭到“偽役”劫掠的船上，挑選了十幾位身強力壯者，裝成官僕，自己搖身一變，扮成官員，製假令箭，換乘快艇，上演了一出擒拿“偽役”的好戲。這位劉某足智多謀，雖然仿效“偽役”的犯罪行徑，冒稱官家，偽造官命，但是等到“偽役”滿載而歸之時，突然出擊，起獲“偽役”的所有不義之財，並

## 歷史研究

將“偽役”交給官府。儘管劉某和參與此次行動的船工瓜分贓物的行為本不該予以彰顯，可是卻嚴厲地懲罰了“偽役”，並交予官府處理。劉某遭劫之後的一句“從來悖入者，亦悖出。彼將十倍償我，無憂也”，道出了《點石齋畫報》報人想要表達的志趣。從人世間攫取的不義之財，必將以同樣或更加悲慘的方式失去。從“騙子被騙”的故事中，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都能體會悖入悖出的道理，進而自省自律。

由此可見，《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為尺規，對發生在澳門及周邊地區的奇聞異事予以深刻反思和縝密審視，警示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同時也揭示了澳門與周邊地區經濟、生活諸多方面的聯繫緊密。“騙子被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晚清時期澳門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第一，“偽役”反映出澳門在碼頭、航路安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竟然有騙子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喬裝打扮，冒充官家，以查抄私貨為由，肆意搜刮劫掠來往商人。第二，晚清時期的澳門經濟得以發展，財富增加，商船貿易往來繁多，其中不乏走私者，政府查稅以打擊走私活動，但這也為“偽役”的出現提供了土壤。

### 四、婚姻家庭生活：澳門記事

婚姻家庭既是中華民族的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基礎，又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受到以儒家思想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其中，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浸淫著、限制著人們的情感、觀念和行為，男女交往、婚配都受到各種清規戒律的束縛。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這些傳統禮教早已進入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大腦和骨髓，支配著人們的婚戀家庭生活。婚戀作為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也頻繁出現在《點石齋畫報》中。而晚清時期澳門社會的婚戀狀況則是以兩個截然相反的例證加以呈現的，即“棄妻虐妾”和“蘭因猝合”。

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受尊重程度，往往是一個國

家或地區婚姻文明高下的標誌，同時也是男女之間情感交流的基礎。受到傳統禮教束縛的中國女子，一生都要背負“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沉重枷鎖，備受壓制，毫無獨立人格。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她們不僅處於依附地位，更有甚者還要長期忍受家庭暴力，精神和肉體備受折磨。《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就對“棄妻虐妾”者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嚴厲的批判：

方某，西樵人也。在澳門太平街水巷開慎德堂店舖，年逾知非，性情暴戾。髮妻某氏，已因脫（挽）輻之占，遽作蒸梨之出。聞者咸以為冤。嗣納窳室，持家勤儉，頗著賢聲。生有一子，年已弱冠。方謂春秋之例，母以子貴矣！而方待之甚虐，稍拂其意，立加鞭撻，往往體無完膚，甚至皮破血流。又以椒末和醋，塗其傷處，使之痛楚不堪。其子無計求免，旁人亦不能為之緩頰者。<sup>10</sup>

在澳門開店舖的這位方某，脾性暴烈，不僅將髮妻逐出家門，而且對續娶的妻子實行家庭暴力。儘管這位女主人勤儉持家，賢良淑德，生育一子，可是方某稍不如意，便立刻將怒火發洩到妻子身上，殘酷地施以鞭刑，並在其皮開肉綻之處塗以辛辣之物，令妻子痛苦不堪。無論是兒子替母求情，還是旁人苦苦勸說，都無濟於事。

面對方某“棄妻虐妾”的暴行，《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以女子遇人不淑做答，但還是不禁要問：“是豈夙世冤歟？何妻若妾之遇人不淑也？”在他們看來：“昔人謂酷責俊婢，為（是）大煞風景之事。今固不可以語方某，而室家之好，人孰無情？乃竟兇暴殘忍一至於此，誠不若齊人之妻妾，猶得共敦和好也。”方某的妻子賢良淑德，勤儉持家，卻遭到丈夫的隨意鞭笞，百般虐待，令人髮指，也難以理解。這究竟是前世的冤孽，還是妻子為人處世不賢淑呢？編者拿古人與近人兩相比較，與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共同思考，旨在揭露方某的家暴惡行，並以“育生”、“冤孽”這兩個關鍵詞來闡釋這段丈夫虐待妻子的婚姻關

係。儘管如此，報人們還是要勸誡方某與妻子“共敦和好”，恩愛和諧。

誰人能夠料到，在中國傳統社會司空見慣的丈夫在家打妻子，在晚清時期不僅為人所不齒，而且還成為報刊媒體揭露、批判的對象。儘管事主是在澳門生活的方某，但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內地報刊媒體也沒有輕易放過。這充分說明不論內地的報刊媒體，還是澳門的居民，都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對美好婚姻、家庭生活的嚮往以及對破壞家庭和諧等觀念和行為的痛恨。

然而，生活在晚清時期澳門的女性也並不都是方某妻子那樣的境遇，也有脫離苦海的機緣，或被稱作緣分。所謂緣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既具有一定的普世價值和意義，又似乎是一種宿命論，貫穿於男女姻緣之中，似乎是昭示著愛情的遇合、分離在冥冥之中都有定數。出於對美好婚姻愛情的嚮往，人們往往把自己或身邊發生的天賜良緣之愛情故事，歸結於緣分。在“蘭因猝合”中，一位來到澳門訪問朋友的孝廉在酒席上無意間邂逅青樓女子綺霞，產生好感。在綺霞傾訴了悲慘身世之後，孝廉頓生憐憫之心，為其贖身，從此結為美好姻緣：

去秋，穗垣有孝廉某君，道出澳門，下榻於某友家。一夕，主人開筵祖（租）餞，招集群花，低唱淺斟，逸興遄飛。時座中有綺霞者，風神端雅，楚楚可人，見孝廉頗以秋波送情；孝廉亦不覺心醉。酒數巡，孝廉起，託辭歸寢所。主人知其意，隨令綺霞入侍。比至瓊閣，相與絮語哀曲。綺霞自言為嘉應人，侯姓，父兄皆庠生；以災荒失散，被匪誘入勾欄，淪落至此，不知郎君肯一援手否？孝廉聞而惻（憫）然，為之脫籍，遂效范蠡載西施故事。<sup>11</sup>

對於這兩個年輕人的美好結合，《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做出這樣評論：“一夕之歡，三生之幸，它鄉作合，其天假之緣哉！”一次邂逅，乃三生三世之幸運，這是上蒼賜予的緣分！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報人們將兩個年輕人的相遇、相知、相愛定義為前世今生的緣分。這不僅僅是個

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而是借助於緣分的力量。拋棄了一見鍾情、情投意合等當事人的主觀意識，報人們更多地將這場美麗的邂逅歸於一種個人無法把握的力量。從標題“蘭因猝合”到結尾的點睛之筆“三生石”，不難看出《點石齋畫報》作為一個影響較為廣泛的報刊媒體，在報導新聞事件的同時，將價值觀有效地傳播給讀者乃至社會各階層人士，並為後者所熟悉、接受。在豐富、充實新聞傳播內容的同時，為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體記憶’，進而塑造了特定的文化民族身份”。<sup>12</sup>

無論“蘭因猝合”中的喜結良緣，還是“棄妻虐妾”中的悲慘婚姻，皆可看作是澳門乃至傳統中國社會婚姻家庭生活的不同樣貌。這為深入研究晚清時期澳門社會的婚姻家庭提供了詳實而生動的鮮活史料。

## 五、發生在澳門的奇聞異事

報紙媒體的特質之一就是眾聲喧嘩。其中，通過獵奇的方式千方百計地滿足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偷窺慾和好奇心，也是報人們的行銷策略。《點石齋畫報》勇於衝破報刊媒體的地域局限性，將視野拓展到包括澳門在內的海內外很多地方，內容豐富，儘可能地展現出自然界、動物界、人類社會的各種奇特現象，以最大限度地娛樂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滿足他們的獵奇心理。在該畫報中，“古鼎躍水”、“因夢成名”、“醉舞墜樓”、“貓不敵鼠”、“能通豕語”和“龍見”等一系列發生在澳門的故事，或內容新奇可喜，或荒誕不經，都風趣地反映了晚清時期澳門的社會百態。

其中，“古鼎躍水”講述了一澳門漁民從水中意外地收穫一尊上面鑄有銘文的三足古鼎，在賣給古董店老闆的時候，被老闆以低價收購，隨後又由老闆請人熔化換得銀蚌的故事：

澳門漁人某甲，一日舉網獲一古鼎，其足三，其腹鑄有文；叩其聲鏘鏘然，權之重四斤有奇。甲不知寶貴，持向某骨（古）

## 歷史研究

董店求售。店主酬以賤值，重為濯磨，寶光煥發。惟篆刻則句奇語重，喻者甚少。後倩金工熔化，盡係真金，換得銀蚌一千數百枚。<sup>13</sup>

古鼎腹鑄奇文，鏘鏘作響，寶光煥發，真金鑄造，如此寶物究竟為何突然出現在澳門漁民的漁網之中？惟利是圖的古董店老闆將其熔化，換了些銀蚌，實現了部分經濟價值，然而那鼎腹鑄刻的文字究竟是甚麼意思呢？這寶鼎為何人在何時所鑄？於何時，又是為何失落於水中的？則無人知曉。

《點石齋畫報》報人評論道：“秦不能求周鼎於泗水，漢乃得寶鼎於汾陰；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也”。通過秦朝人想要在泗水求周鼎不可得、漢人在汾陰卻得到寶鼎以及澳門漁民意外獲得寶鼎等事實，報人想說明寶鼎之類的寶物何時隱秘與顯現，都是有一定時間的，從而將這種偶然、不確定因素賦予神秘色彩。更不能確定的還在於，有人說：“此必富室所鑄，不知何年失落水中者。若清廟明堂之器，則非金質。”究竟這種提問或者說設問對不對呢，報人轉而求教於讀者和博物專家：“然歟？否歟？以俟博物君子。”<sup>14</sup>這種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編者與讀者的距離，突出了讀者的作用和價值。

在中國夢文化中，充斥著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夢。發生在澳門的“因夢成名”則講述了僑居在澳門的廣東人張某因為一場噩夢，離家出走，投入軍營，從此迭晉官階，榮華富貴的故事：

粵人張某幼失怙恃，依其叔，僑寓澳門。叔業小販，膝下尚虛，故視猶子，甚愛之。張年十六，知好色，與鄰居王氏女互相愛悅。叔知之，大加訓責。張恚甚。一夕，夢與叔爭辨，怒不可遏，持刀弑叔至僕地，驚懼而醒。時已四鼓，不知為夢；以為叔果被弑也，夤夜遠逃。時滇省軍務方興，雲督岑宮保派員到粵募勇。張應召投營，列於行伍。倏忽十載，多立勞績，由軍功保舉，迭晉官階。近因赴都引見，請假回籍。及抵澳，重尋舊宅，拜見其孀，將以謝前過。

忽見叔猶健在，因深訝曰：“然則往者，得非夢乎？”叔問知其故，始恍然於向之無故而逃，乃笑曰：“爾一夢驚懼，至十有五年而始醒耶？”<sup>15</sup>

張某自幼失去父母，和叔叔在澳門生活，叔叔膝下無子，待他甚好。一日，因為瑣事，張某遭到叔叔的斥責，而後心生怨恨。晚上睡覺時夢見自己殺死了叔叔，噩夢驚醒之後，張某以為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便連夜離家出走，從澳門逃到廣東。正趕上雲南的部隊在廣東徵兵，於是他投身行伍，因為屢次立功，迭晉官階。一次，張某回到澳門家中，正要向孀婦謝罪，竟然看到叔叔依然健在，不禁大吃一驚，這不是一場夢吧？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叔叔經過詢問，得知事情的真相，笑著說，這個讓你驚慌失措的夢，十五年才清醒過來。

《點石齋畫報》報人評論道：“吁，邯鄲一枕，未熟黃粱；南柯一覺，已空槐郡。”而張某卻因為這一夢十五年不敢回澳門，在軍中埋頭苦幹，“迭晉官階”，享受到榮華富貴。報人不禁要問：“古之人有因夢而淡名心者矣。彼張某，其亦知此意也哉？”<sup>16</sup>顯然，報人對這樣一種機緣巧合的故事，皆大歡喜的結局，都津津樂道，以為是“邀天之幸”。

“醉舞墜樓”則是一個樂極生悲的故事。澳門某甲與同伴醉酒狎妓，酒至半酣，興高采烈，坐於樓窗畔，高談闊論，一時間忘記身邊沒有遮擋，在手舞足蹈的時候，突然從樓上墜落，摔倒地上，當場人事不醒。雖然被人送到醫院急救，也無濟於事，難逃暴斃身亡的命運：

澳門人某甲喜杯中物，兼嗜狹斜遊，與其友乙、丙評花醉月，朝夕過從，頗稱莫逆。每當連袂偕遊，興高采烈，往往飛花令到，百罰不辭；少女謎成，雙關為笑。見者皆目為翩翩俊侶，而不知其為市儈之俗骨也。一日，甲招邀舊侶至新填地街某私寮。迷樓既登，此心先醉，可人呼得，遞勸深杯。適是夜天氣酷熱，調冰雪藕，猶苦涼

意全無。甲酒至半酣，漸覺肉屏不耐，因起坐於樓窗畔，披襟當風，快然自得，高談雄辯，醉而愈豪；頓忘容膝之外，即下臨無地也。一時頓足起舞，不覺飄墮下樓，戛然而止，至前街而止。同儕急往撫視，已頭破血流，罔知人事。昇往醫院求治，已云不救。俄即隨劉伶、阮籍把臂而去。<sup>17</sup>

招妓侑酒，對於某甲而言，本是常事，誰料竟醉舞墜樓致死。“飛花令”、“美少女”、“冰雪藕”精神和物質的享受頃刻之間都戛然而止，煙消雲散。喜是杯中物，悲亦是杯中物，令人不甚唏噓。

從“醉舞墜樓”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澳門，呼朋引類、醉酒狎妓是尋常之事。儘管有人以飛花令等文人助興的雅舉裝飾自己，但仍然無法掩飾其“市儈之俗骨”，更何況在得意忘形時於醉酒中再也無法醒來。編者對此人間悲劇不勝唏噓：“說者謂：‘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何等激昂慷慨。甲何人，斯賢焉起舞，其不至樂極生悲也幾希！’”<sup>18</sup>以此勸誡人們。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自古以來，一物降一物，鼠為貓所克，這是人盡皆知的常識。但是，澳門偏偏有一隻老鼠“物反其常”，鬥得過貓，令人大吃一驚：

澳門有某甲者，來自外方。攜一鐵絲籠，畜一鼠，重約一觔有奇；毛光潤，作銀灰色。飼以牛羊之腥。甲甚愛之。聞此鼠能與貓鬥，雖極烏圓之健者，無不敗北而回。有某西人聞之，攜貓而來，訂彩百金，約與鼠鬥。於是西人解銀練以放貓，甲啟鐵籠以放鼠。則見貓雖攫拿作勢，而體巨不免遲鈍；鼠雖小弱，跳躍甚捷。相鬥頃刻，貓反被鼠傷其左目，竟退縮不前。觀者乃譁然曰：“鼠勝矣！鼠勝矣！”<sup>19</sup>

此揚威澳門之鼠，毛色光潤，主人“飼以牛羊之腥”，是戰勝天敵貓的常勝將軍。雖然鼠不及貓健碩，但是老鼠甚是敏捷，在與貓的爭鬥中，頃刻間便抓傷了貓的左眼，嚇得貓畏縮不前，令在現場

觀看者一片譁然，齊聲為老鼠叫好。而《點石齋畫報》報人看得更遠，綜合評述道：“鼠不敵貓，夫人而知之。乃物反其常，竟有鼠王自大者……噫，鼠輩倡狂，竟至此乎！”<sup>20</sup>小小鼠輩竟能戰勝其天敵貓，連動物界都有物反其常的現象，更何況人世間呢？於是，報人以“生克”、“無常”為點睛之筆，幫助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聯想到人生的際遇，變幻不定，難以預測。這種評判既符合人們的生活邏輯，又包含佛教“謂器世間山河大地及一切有為之法，遷流無暫停，終將變異，皆悉無常”的宗教哲學和智慧。由貓鼠之爭還可以看到，晚清時期澳門的日常娛樂生活豐富多彩。那些養寵物、鬥寵物的人，以澳門為賭場聖地，通過一定的經濟手段，“訂彩百金”，以押注賭博的方式一決勝負，吸引大量的觀眾駐足欣賞。

曾幾何時，能夠聽懂動物叫聲的人，被稱作具有特異功能，讓人豔羨不已。有一位到澳門遊玩的羅浮山元通觀的道人就可以通曉路邊老母豬與小豬仔之間的對話：

羅浮元通觀有嘯雲道人，羽衣鶴氅，雲遊四方。六月某日，行至澳門，偕其友某甲聯襪而遊。偶經一小村落，遙見林木陰森之處，一母彘前行，後有豚兒一群隨之；此呼彼應，口中不知作何語。甲謂道人曰：“聞君能知豕語，可得聞乎？”道人曰：“彼母彘言今日熱甚，天將颶風。來來來，可同往那樹下哺乳。如不信，可往驗之。”及至，果見母彘臥古榕陰下，豚兒十餘頭齊列懷中求乳。甲始信其言不虛。越日，颶風大作。<sup>21</sup>

這位道號嘯雲的道人雲遊四方，行至澳門，和朋友一起遊玩，見樹林裡有一頭母豬在和身後的小豬仔們不斷地叫喚著，一般人根本聽不懂它們哼哼唧唧地叫喚是甚麼意思。朋友問這位道人：聽說您懂豬語，是否可以聽到它們說些甚麼？道人告訴朋友說，這頭母豬說今天很熱，之後會有大風，要去古榕下陰涼處為小豬仔們哺乳。朋友如果不相信，可以跟我去看看。朋友們隨道人走進古榕樹下一瞧，果然如此。更令人驚訝的是，第二天便

## 歷史研究

颳起了大風。道人確能通豕語，令人難以置信，又不得不信！

這則“能通豕語”的澳門故事開拓了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眼界，增長了知識。“人與畜本無言語可通也。自介葛盧識牛鳴，公冶長通鳥語，古今傳為佳話。於是物類之呼鳴，若有言詞可通者，正不必猩猩、鸚鵡能作人言，始易領解也……道人之言悉驗，遂相傳詫為奇事，如該道人者，較之介葛盧、公冶長其人，亦何多讓焉！”<sup>22</sup>於是，《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以“別有”、“會心”來肯定這位道人所具有的過人之處。

《點石齋畫報》對澳門發生的自然災害也有報導和評論：

乃澳門於四月二十六日十二點鐘時，忽見龍掛。由東而西，攝去屋頂不知其幾千萬落；所過之處，無一瓦全。內港船隻被毀數十艘，溺斃百數十人。最奇者，有東洋車一輛，平空攝上，連人帶車，高至丈許，突然墜下，車已齧粉；而坐客及御者俱未受傷。可謂幸矣！後此龍行至欽州相近，為該處兵船所見，亟開巨炮轟之，始免波及。當龍初起時，但見黑煙縷縷，橫亙半天，幾疑何處走火。有鳴鑼報警者，乃僅閱兩分時，而飛行之處，毀物已若是之多。<sup>23</sup>

在這則題為“龍見”的報導中，報人詳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澳門的龍掛即龍捲風現象。當天正午，龍捲風由東向西襲擾澳門，掀去屋頂無數，毀壞船隻數十艘，奪去一百多人性命。最為奇妙的是，龍捲風將一輛東洋車，連人帶車捲至半空中，緊接著車輛墜落在地，摔得粉碎，而車內人員竟能安然無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後龍捲風颳到廣州欽州附近時，遭到兵船上發射的炮彈轟擊，以免受到波及。在龍捲風剛剛形成時，只見其帶著縷縷黑煙，橫在半空之中，讓人們懷疑究竟是哪裡失火了。有人還鳴鑼報警，僅二分鐘的工夫，龍捲風便呼嘯而去，沿途毀壞物品甚多。從新聞報導來看，龍捲風似乎很少席捲澳門和廣東這些地區，或者是不為身在上海的報人所知。人們對這種自然現象的認識還

不太深刻，又是鳴鑼報警，又是開炮阻擊，似乎都無濟於事。

實際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以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長期存在，古人對龍的崇拜信仰更是廣泛而深入。龍捲風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在傳統中國同樣被賦予神秘的色彩，成為信仰民俗的一部分。由於所處地域不同，知識傳播渠道和範圍有限，所以報人在評論澳門龍捲風時並非遵循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而是以傳統文化中的神明信仰為依據：“‘龍見而雩’，古有明訓。當其時，未聞有殃及民居者……甚矣！龍之為靈昭昭也。然則，‘門於淵，見於絳郊。’左氏之言，豈盡浮誇哉！”<sup>24</sup>在報人看來，龍捲風的“一飛衝天”，既是對這一自然現象的概括，又是對龍的神力之肯定與褒獎。

《點石齋畫報》的報人們對晚清時期澳門奇妙生活的寫照，由物至人，從物質生活到精神世界，喜悲交集。然而，無一不揭示出澳門社會生活的風貌，同時也為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打開認識澳門社會的一扇扇窗。

## 六、結語

晚清時期的澳門社會，中西方文化相遇，新舊觀念碰撞，傳統與現代並存，在社會變遷中競相起舞。《點石齋畫報》創辦於上海，畫報選取的題材雖然都發生在澳門或周邊地區，但卻反映了深受傳統思想文化浸淫的中國士人的立場、觀點。就生產畫報的報人來說，雖然辦報在上海，面對的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卻生活在傳統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等級森嚴的內地；但是他們的筆觸下又在描繪一個西方殖民管治下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新世界。他們受到傳統的桎梏，又正在經受歷史變遷的種種衝擊，並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境、心態下觀海外、評海外。這種特殊的身份和處境令《點石齋畫報》報人仿佛橫跨新舊兩個世界，東張西望，相互審視，有時猶如霧裡看花，有時又冷眼看世界，發現真諦，都體現在各種評述之中，從而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

晚清時期，澳門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出現了諸

多新氣象。從社會管理制度、城市風貌、產業發展、文化變遷，到市井生活、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與內地社會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然而在文化傳統、思想觀念、生活習慣等方面又與內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倫理道德思想。注重人倫關係、長於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同時也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主要所在。

文以載道，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積澱下來的道德觀念，在報人的努力下，借助《點石齋畫報》等時事畫報媒體，結合澳門故事，崇尚優秀道德品質，摒棄不良品行，以獨特的方式發揮著文化教育功能。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在《點石齋畫報》上，不斷獲得包括澳門在內的各種資訊，增加了對澳門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受到傳統道德理念的薰陶，不知不覺地在社會知覺、社會判斷以及行為、態度方面受到報人的影響，建構起自己的道德價值體系。由此可見，《點石齋畫報》及其報人借助於講述和評論一則則澳門故事，傳達著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念，取得了勸懲教化、增知娛樂的傳播效果，參與了文化的再構建。

然而，娛樂資訊是報刊媒體吸引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確保自身生存的現實需要，同時休閒娛樂是其眾多功能中最为顯著的功能。《點石齋畫報》及其報人通過圖文並茂的奇聞異事為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文化娛樂內容，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增長了人們的見識，滿足了人們的娛樂需要。晚清時期澳門社會奇聞異事的報導，也有這方面的考量。

總之，《點石齋畫報》在報人們的手中，博採中西，兼顧傳統與現代，具體而形象地反映了晚清時期澳門社會文化變遷的一些樣貌，也揭示了澳門社會發展變化中的一些問題。西方特別是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催生了澳門的城市化和商業化，使澳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內地城市，澳門社會出現了一些現代、文明的新氣象，體現了澳門社會現代化的某些演進趨勢。但也

有博彩、酗酒等惡習的膨脹，嚴重地危害了澳門及周邊地區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價值觀也出現了某些問題。而《點石齋畫報》作為時事畫報，可能也有對澳門故事誤解、誤讀之處，但在一定程度上為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認識世界、了解社會發展、獲取社會經驗並建立與時代發展相符合的價值觀、世界觀提供了輿論平臺。RC

註釋：

- 1 《點石齋畫報·序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
- 2 《點石齋畫報》，卯集第九期，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
- 3 《點石齋畫報》，卯集第九期，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
- 4 《點石齋畫報》，寅集第四期，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
- 5 《點石齋畫報》，寅集第四期，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
- 6 《點石齋畫報》，午集第十二期，光緒十五年（1889）十一月。
- 7 《點石齋畫報》，午集第十二期，光緒十五年（1889）十一月。
- 8 《點石齋畫報》，金集第九期，光緒十七年（1890）十一月。
- 9 《點石齋畫報》，竹集第一期，光緒十八年（1892）八月。
- 10 《點石齋畫報》，未集第三期，光緒十六年（1890）一月。
- 11 《點石齋畫報》，申集第六期，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
- 12 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司豔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3。
- 13 《點石齋畫報》，未集第十期，光緒十六年（1890）四月。
- 14 《點石齋畫報》，未集第十期，光緒十六年（1890）四月。
- 15 葉漢明等編：《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97。
- 16 葉漢明等編：《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97。
- 17 《點石齋畫報》，革集第十二期，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
- 18 《點石齋畫報》，革集第十二期，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
- 19 《點石齋畫報》，金集第八期，光緒十七年（1890）十月。
- 20 《點石齋畫報》，金集第八期，光緒十七年（1890）十月。
- 21 葉漢明等編：《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88。
- 22 葉漢明等編：《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88。
- 23 《點石齋畫報》，竹集第二期，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
- 24 《點石齋畫報》，竹集第二期，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





澳門世界遺產《鄭家大屋》（局部），始建於1888年，梁藍波攝，2018年